



我信唯一、至聖、至公、  
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I believe in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CITY OF INDUSTRY, CA  
PERMIT NO. 4103



## 本期目錄

復活節的由來	趙一舟神父	2
承行旨意	朱自成	5
進入主門	童利孝	7
海誓山盟	林亭亭	8
天主子民	彭繼強	9
歸家	頑石	10
天主是我的好鄰居	小狐狸	11
信仰路上我們偕行	孫偉	13
攀登山峰	劉其祥神父	14
向耶穌祈求恩典	雷亨利	16
我是你的慈父	滿而溢神父	19
新酒新皮囊	小雷	21
祈禱三階段——從相識到相愛	編輯組	23
北美第廿屆活力運動	蕭莉莉	26
Lady in Red	James Luke' Chuang	30

您想認識天主嗎？

您剛搬來這地區，您想參加教會嗎？

請和我們聯絡。更歡迎來教堂看看。

聯絡人：朱康民執事 (626) 964-3629 x 129

孫鵬萬弟兄 (626) 839-4518

彌撒時間：每週日下午六時十五分

地點：羅蘭崗聖依莉莎白天主堂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d., RH, CA 91748

## 趙一舟神父專欄 基督宗教復活節的由來？

### ——「復活節」名稱釋義

復活節，在全世界基督宗教界多舉行盛大的、隆重的禮儀慶典，因為復活節為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會、基督教會及東方各教派，是比耶穌聖誕節更重要的慶節，雖然許多人感覺上似乎把聖誕節看得更為重要。這主要是由於聖誕節的民俗化及商業化的風氣，而使一般人士，甚至信友疏於對二節日的宗教意義的瞭解。

其實教會對復活節的慶祝在教堂內遠比對聖誕節隆重。復活節是包括三日舉行的慶典，自復活日前的所謂聖週四晚間的禮儀（耶穌最後晚餐彌撒）開始，直到復活節日晚間，都有不同的慶典禮儀。為慶祝基督的復活，教會習慣上做四十天的準備，稱之為四旬齋

期。復活節日之後更有五十天的連續慶祝的禮節，稱之為復活期，又俗稱「大主日」。可見教會對復活節的重視。

一、復活節的名稱：為何英語稱為 Easter。

復活節是中文的取名，意指為紀念、慶祝耶穌死而復活之奧跡的節日。英譯 Easter，有人以為此譯名與巴比倫時代異教徒所敬禮的象徵愛情、生命和戰爭的女神 Ishtar 有關，而後被基督徒將 Ishtar 變為 Easter，予以基督化（見「國語日報」96年4月13日生活版）；筆者手頭無任何文獻資料，未能考證。但 Easter 一詞確是今天英語的「復活節」，與德語 Ostern 相同，意思都是「東方的」。從神學的觀點，也是教會普遍的詮釋，英語、德語教會之復活節用此名稱，可能根據路加福音（一78）：「天主」使旭日從高天向我們照耀，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蔭下的人 The Orient from on high...to shine on those who sit in darkness and in the shadow

of death」。此語句中的旭日 Orient 指升起太陽，也指東方或指日出之地，一詞通用。教會聖經學者均認為此 Orient 就是指的基督，他是舊約先知依撒意亞（以賽亞）第九章一節的預言的實現。亦即指的基督，他是由東方升起太陽，給處於黑暗及死亡陰影下的人類帶來曙光和生命。這正是基督的復活主要意義，故此稱復活節、復活的基督為 Easter 甚為恰當。這應是英語系教會稱復活節為 Easter 的理由罷？

## 二、拉丁語系的名稱

在西方語言中，復活節並不僅以 Easter 稱呼，拉丁語系的語言均以「巴斯卦」稱之，Pasqua（西班牙語）、Pasqua（義大利語）、Pâques（法語）、Pascha（希臘語）等，均來自希伯來語 Pesach，有越過的意思。是猶太人的「逾越節」所用的名詞。在此節日，他們紀念因天主大能的助祐出離埃及到達福地而

獲得自由的事蹟（參見出谷紀五 1；十一 1；十三 16 等舊約章節）——紀念天使打擊埃及人之長子時，「越過」猶太人塗有羊血的家門而不入；紀念天主藉神蹟使他們渡過紅海、經過曠野、跨越約旦河到達「福地」而得到充分的自由。他們每年過節的主要紀念儀式以吃羔羊肉、無酵餅、重述出埃及之事蹟為主。

基督徒把對耶穌死而復活的紀念日（復活節）稱為逾越節，原有密切的關係。依照若望（約翰）福音（十九 31），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時刻，正是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聖殿祭殺羔羊的時刻。因此是保祿（保羅）使徒稱基督的死，猶如被祭殺的羔羊，「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被祭殺，做了犧牲」（見格林多前書五 7）。基督的死而復活是他本身的逾越過程——「我出自父，來到世界上，我又要離開世界，往父那裡去」（若望福音十六 28）。基督這種逾越並非為自己，而是要帶領人類

從罪惡的黑暗與死亡陰影中，進入真光與永生中；從邪惡的奴役中，進入並獲得真正的自由。於是，基督的逾越過程，死而復活，是要我人跟隨他離棄我們罪惡的生活，而能善度神聖的宗教生活。這是基督徒過復活節的主要意義，也是為何稱復活節為「逾越節」之原因。

## 三、復活節日期的確定

初期教會對慶祝、紀念基督的復活沒有確定的日期，但是他們在每個主日，亦即基督復活的日子——猶太人安息日的次日，即聖經福音所說「一週的第一天」，常紀念基督的復活而聚會祈禱，舉行聖祭。基督徒稱這一天為「主的日子」或「主日」，俗稱小復活節。直到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洗禮皈依之後，教會才有特別紀念基督復活之公開活動的紀錄。初期教會擁有復活節慶祝的紀錄是西班牙朝聖者 Eteria 到耶路撒冷聖地所寫的

遊記（cf. Social life of Early Christians, by G. Dix, London 1954）。其中關於信徒如何紀念、慶祝基督的苦難與復活有詳細的報導。

## 附記

復活節除隆重的禮儀外，在多數人民信仰基督的國家，民間仍有一些過節的習俗，如復活蛋、吃羔羊肉、復活麵包等，均各有不同的由來背景和說法。近代在本地教會中已有些堂區信友在實行。在此僅提出其主要象徵意義：

## 復活蛋

一個母雞生蛋，先在母胎中開始生命，下蛋後經過孵育，小雞破殼而出，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象徵耶穌安葬在墓穴中，三天三夜之後，突破墓穴石門而出，開始嶄新的生命，教會稱之為耶穌死而復活的奧跡，是教會自古以來以隆重的禮儀慶祝的耶穌一生中之核心奧跡。通常堂區在復活節彌撒後，為

信友分送各種彩繪的雞蛋作為復活節的禮物，分享耶穌復活的喜樂。



## 承行旨意

朱自成

每一個人都渴望新生命。在四旬期內，我們盡可能地戒除惡習，為的是讓我們的生命，能隨著主耶穌基督的復活，一起重生。但正如厄弗所書第二章所說，天主因著大愛，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同基督一起生活，且使我們同祂一起復活。我們的得救是藉著信德、因著天主的恩寵，所以得救並不是出於我們自己，而是出於天主的恩惠。過犯並不一定指多大的罪惡，可能只是我們「有意」地疏遠天主，厭倦與教會「接觸」。我們世俗眼中的罪過，在天主眼中可能只是

小事，而我們內心選擇性地「淡忘」，才是嚴重的事。

參加查經班、避靜等活動，甚至或者只是一台例行的彌撒，有人毫無收穫，有人心靈卻痛哭流涕，如獲新生，這些都是天主的恩寵。別忘了獲得天主恩寵的前提是「藉著信德」。也就是說，在活動中，有人靜心聽聖言，深切反省，渴望與主同在，天主自然不會吝於賜給恩寵。如果我們一直掛念俗事，天主就會任我們流連於俗事。

死亡原本指的是肉身的腐壞，但隨著心神遠離天主，不待肉身敗壞，我們已經死了；復活，原本指的是主基督再來時，我們隨著祂一起新生，一起復活，但在人世旅程，我們如果追隨耶穌，心靈與主同在，那就等於「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我們復活了。

事實上，領悟到「新生」感受的機會並不多，但並不是因為太難，而是我們根本沒有

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只是一廂情願地依照世俗的想法去做。例如，我們希望健康、平安、喜樂，但我們時常生病，高興一下之後，就是憤怒、悲傷。我們希望賺大錢、事業順利、中樂透，但我們很少（或不曾）發財，工作常有不愉快的事，樂透沒中過，就是小獎，也少見蹤影。

我們汲汲於「經營」我們的人生，卻忽略天主為我們安排的人生。生命原本就是美好的，所以我們希望獲得「新生命」，但時常「新生命」就在我們手中。天主常常白白賜給我們恩惠，我們卻讓它輕易溜走。

當我們罹患重病時，我們祈求能夠治癒，但事實上多半未能治癒。天主為何如此殘酷呢？天主為什麼不答應我們的要求呢？

「主愛多繽紛」一書中提到一個例子，一位重病患者，天天與病魔纏鬥，生命對她而言，有如上坡路，沒有一天是輕鬆的。他渴

望病痛能夠消除，但從未實現；他偶爾會有很深的沮喪感，也對疾病深切憤怒，有時真想去撞牆。但他深切反省後，他學著認出他的憤怒和眼淚，也認同它們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幾年後，他對他自己的病，得到一個令人驚訝的結論：

我不認為得到治癒對我是最有益的，因為疾病使我一直很接近天主，它讓我一直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倚賴某種力量支撐；我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和自己生命故事交織在一起，這份關係已深入我心。

德蕾莎修女曾說，「疾病、失敗、困難、病痛、哀傷，是耶穌的親吻，都是天主的恩賜，也是愛的記號」。耶穌在光榮地復活之前，必須經歷苦難與死亡；我們如果希望與主一起復活，也必須活出基督的苦難。

返台時與昔日一起參與社會服務的老友聊天，有人提及，目前在校社團情況不好，舉

辦活動時經費不足，學生吃了不少苦頭。有位富二代卻接下去說，要捐錢沒問題，但吃苦是件好事，他在大學進了這個社團，什麼都沒學到，就學到了吃苦。

天主藉著苦難讓我們認清自己，讓我們認識天主，體會到天主與我們同在。接受天主的安排，接受天主的旨意，病痛、苦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夠體驗到「天主愛我」，這就是「新生」。



## 進入主門

童利孝

第一次遇見莊重是幾年前慕道班的「相見歡」上，經由孫大哥介紹。後來才知道是孫大哥刻意安排，要我作他的慕道班陪伴。我

心想，孫大哥會不會太冒險了點？殊不知我是慕道班登記有案的蹺課大王，幾年慕道班留級重修，蹺過得課比一般慕道友上的課還多。把這位小兄弟交給我，恐怕所托非人。但因孫大哥盛情難卻，「莊重」這名字亦吸引了我——好一個鏗鏘有力的名字，就慨然接受。

莊重人如其名，是一位美國長大卻又承襲良好中華傳統的青年。他年紀輕，溫文有禮，事事周到，跟我一樣有追根究底精神，非把天主搞懂才要領洗，為此他積極參與青年查經班，參加南加州神恩復興彌撒。這二年莊弟兄與我在聖嬰基信團共處，他積極參與教會服務，又對其他單身的弟兄姐妹關心和支持。

在追尋天主這幾年，莊弟兄蒙天主恩寵，靈性生命中得著與聖母接觸的奇異經驗，讓他決定在今年的復活節領洗。懇請各位兄姐為他追尋天主的道路祈禱，願天主祝福並護佑他們全家！



## 海誓山盟

### ——領洗週年

林亭亭

我沒看過祢，我沒聽到祢，我不認識祢  
祢來了，非我預料，悄悄然，在一個寂靜的  
秋夜

熱情如火，融化了我剛硬冰寒的心  
散不掉的一灘愁思，霎澄為清澈活水  
緊擁著我不放，直等我懂瞭什麼是永恆的愛。

一字又一字，一遍又一遍，我捧讀祢留下的  
情詩，七天七行，瞳燭點亮，心湖起漣，情弦  
動韻：

「看，我同你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瑪28:20)

你在我內，我也在你內。(若14:20)

我把平安留給你，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我  
所賜給你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心裏不  
要煩亂，也不要膽怯。(若14:27)

你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內。(若15:4)

同樣我也愛了你，你應存在我的愛內。(若  
15:9)

我對你講論了這些事，為使我的喜樂存在你  
內，使你的喜樂圓滿無缺。(若15:11)

不是你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若15:16)

春去夏至，祢的蹤影消失不返。何處尋覓？  
左顧右盼，踱步逡巡，這才發現，四牆高阻，  
禁錮依然

想的，念的，沒有別的。滿汗終啟啟，清風  
湧進，馨香迎面  
啊，是祢！原來，祢未曾離開過……

驅車獨赴遠，漆黑崎嶇道，遠近皆不明，而  
前燈黯淡，老眼又昏花，慌張失措，怎辦？  
祢說「光照那裡，走到那裡；光照多遠，就  
走多遠。」

謝祢，敬祢，頌祢，在我心底。愛祢？為何  
不說？

愛讀祢的故事，愛聽祢的音樂，愛去祢會在的地方，卻沒辦法對祢訴衷曲！延宕暫擱，不解？後來，祢問：「妳是否只願以童年時，初次跪地祈禱，那份真切純摯的情感，心無旁鶩的意念來跟我約會嗎？」我明白了，也找回了。

祢來到我的生命裏，祢來到我的生活中，我心溫暖地望著祢，我靈喜樂地共舞祢，曾經一次次地避祢，恩光一回回地育我，情深似海，信堅如山，祢是我的，我是祢的。



## 天主子民

——三週年

彭繼強

我和天主結緣其實很早，內人陳華自初中時即在台北華山堂受洗，結婚後住新店仍每個主日趕到華山堂參與彌撒。我自與她在高中同學結識後，每當她進入華山堂參加彌撒，我就在附近到處逛逛，等候彌撒結束後再去接她，繼續我們的假日節目。

1960年我們在台北聖家堂由奧地利籍神父白尚潔證婚，當時我允諾的三個條件之一是皈依天主。由於服役海軍，長年在驚濤駭浪中生活，沒有進教堂聆聽教義的機會，直到退伍來美後，生活安定些，有時陪內人進堂。我感覺到教友之間的親和，日久彼此也成為好朋友。當時林二哥如豪兄熱衷於組織朝聖旅遊，千禧年前陸續辦了幾次墨西哥瓜達魯貝朝聖，更於千禧年組成3人的羅馬、法蒂

瑪、耶路撒冷朝聖團，其後也去了露德，我與內人前後去羅馬二次。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即我受洗二年後。當時在伯多祿大教堂中仰望天主和眾聖人聖像，感覺到教堂中莊嚴肅穆的氣氛。記得未受洗前隨朝聖團進出無數教堂，因為對教會陌生而興趣缺缺。

千禧年赴羅馬朝聖時只有隨行的二位夫婿不是教友，我虛長幾歲，大夥匿稱大姑爺，周義隆是二姑爺。二姑爺先我於2009年受洗皈依天主，我於2010年緊隨在後，我們都受感化如了當年同遊教友的願望。受洗今屆滿三年，我斷斷續續參與查經及小組學習。內人常提醒我要多讀經，把天主聖言牢記在心。

如今正逢新教宗誕生，十二億多天主教徒莫不額手稱慶，我也趁此發願要好好地把新舊約聖經看一遍。我受洗前經過半年多的慕道培育，但要真正成為一位好教友這是遠

遠不夠的，只有今後多花些時間精力讀經，聆聽天主訓誨，才不辜負內人及當年同遊的教友們的期許。受洗只是開始，讓我們一起互勉，朝耶穌的好信徒邁進！同時也向尚未受洗的「姑爺們」高呼，加油！



## 歸家

頑石

曾因傲慢與偏見疏離了教會許多年，也因赧於啟齒辦告解，以致於內心更加膽怯羞愧不敢再進教堂。直到有一天，遇見了李佳白修女，向她表白了心事，加上母親、妹妹長期來默默的為我祈禱，終於鼓足勇氣，在聖家節主日那天回到了教會，向神父傾吐了所

犯的種種過錯。經過神父非常謙遜、仁慈和耐心的開導後，頓時，心中的重擔卸了下來，讓我明白時時不斷地與主溝通交流的可貴與重要。好比運動員為了參加比賽，應每天熱身隨時準備上場，不可稍有懈怠一樣。

今日聖堂坐無虛席，雖然寒流來襲，又細雨霏霏，大家還是扶老携幼，一起前來朝拜天主，尤足珍貴。

彌撒在神父引領下，一片喜樂洋溢在每個人心間，場面熱烈。天籟之音前呼後應，貫穿整座聖堂，聖詠團優揚的樂聲，讓人有如置身真善美的境界。再度投入主的懷抱的我，心頭湧上溫暖奇妙的感覺，此時不由自主的流下淚來，頑石終於點頭回應天主的召喚。感謝天主的再度接納，讚美天主的神妙化工。



在宜蘭讀書時，因為第一次離家不懂得照顧自己，小病不斷，常常報到的地方是學校附近的聖母醫院。後來到澳洲求學，公寓的巷口是澳洲唯一的天主教大學，我的室友也正巧是來自新竹的天主教友，她在生活和學業上給我很多鼓勵。2000年的春末，我回台北陪伴被診斷出癌末的爸爸，每天心神煩亂，除了陪老爸上醫院，其餘的時間就是騎著摩托車在路上閒晃。有次騎到聖家堂門口，我停了下來，想進去，又想想還是不進去好了。正準備騎車走，車子這時卻怎麼也發不動。於是，我把車子停在一旁，直接往聖堂裡走去，走進教堂是一種熟悉卻又陌生的感覺。進了聖堂我坐在最後一排的位子，當時聖詠團正在練唱，我一翻椅子上的歌本就翻到他們正在練習的「渴慕天主」這首歌。聽著歌，看著歌詞，我淚如雨下，就這樣的一個契機，我加入了當期的慕道班。

## 天主是我的好鄰居

小狐狸

天主是我的好鄰居，從小到大，出外求學、工作、婚後搬到美國，祂一直都住在我的附近。我是2001年在台北聖家堂領洗的教友，說起和天主相遇的淵源，我很幸運地在很小的時候就常到祂家玩。

小時候我家住在空軍眷村裡，家巷口有個小小的聖若瑟堂，神父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外國人，高大的他滿頭白髮，說話的口音和他來自大江南北的叔叔伯伯差不多，他總會在下午開放教堂的院子讓我們這些小朋友在裡面玩。院子的角落立著一尊披著藍袍子的聖母像。神父規定我們不可以玩球和飛盤，因為我們可能會打到聖像，也有可能打破教堂的玻璃；也不可以到樓上的聖堂裡玩，但我們這些小毛頭偶爾還是會偷偷跑上樓躲在告解室捉迷藏。後來隨著眷村改建，我們也搬離了這兒時的家。

快領洗的時候老爸進了醫院，慕道班的李秀華老師和我的代母陳玲姐去醫院探訪老爸。後來陳玲姐見到我跟我說：老爸畫了非常標準的十字聖號和她們一起祈禱，而且老爸還說了小時候在家鄉的天主堂裡和神父互動的往事，還有跟神父學唱一首名為「耶穌愛我真不錯」的歌，老爸還唱給李老師和陳玲姐聽。之後李老師送了我一條她朝聖帶回來的十字架項鍊，我把聖母的聖牌和項鍊勾在一起為老爸戴上。老爸不是教友，但當他知道我準備領洗成為教友後，每個主日他都會催我上教堂望彌撒再回醫院陪他。有次姐姐在醫院陪老爸，老爸很心急地跟她說他的小牌牌掉了，搞了半天姐才明白原來是護士幫老爸換衣服的時候，勾在十字架上的聖母聖牌掉了，爸不好意思要護士幫他找，自己又下不了床。後來姐姐從地上撿起，給爸爸掛回去，問老爸說為什麼小妹給的項鍊這麼重

要？因為老爸並不缺為他祈福的東西，可是他卻只戴著我給他的十字架項鍊。老爸說：「因為戴著它，摸摸它就心安啊！」還來不及請神父為老爸傅油，在我領洗半個月後老爸就在睡夢中辭世了，走的時候都還戴著我給他的項鍊。雖然父親指定用佛教的殯葬儀式，但是我相信他是和天主在一起的。

老爸走後，我從兼職性質的工作轉為全職工作，新公司的辦公室就在聖鮑思高堂的對面，中午休息時間我總會到教堂裡坐坐。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巧遇孔維仁神父，神父說他到仁愛堂當代理本堂，離我們家很近，我不妨在仁愛堂望主日彌撒。我這才知道原來天主還是我的鄰居，從眷村搬到現在的住址快二十年了，祂的仁愛堂一直就在我們家過一條馬路的巷子裡，我卻沒有發現。後來我的婚配彌撒也在小小的、溫馨的仁愛堂完成。

婚後從台北搬到了羅蘭崗。聖家堂的教友怡靜跟我說我可以到依莉莎白堂望彌撒。上網一查，從住家到教堂不要五分鐘車程。而現在搬到河濱市，離住家最近的萬應聖母堂同樣也是不到五分鐘的車程。這一路上真心感謝天主的巧妙安排和照顧，讓我知道不管在任何時候祂都在我身邊看顧我；想到祂家坐坐的時候，祂永遠有空，隨時歡迎，是我最好的鄰居。



## 信仰路上我們偕行

孫偉

時間過的好快，算一算青年組——聖嬰基督團也快成立兩週年了。從互相不認識，到如今彼此交心；從以前的久久未曾打開聖經，到如今繼續完路加福音，也將快讀完若望福音，接著要邁入宗徒大事錄。

在這每個月一次的讀經聚會中，我們讀經的形態較傾向於聖言分享的方式，鼓勵每位參與的成員均能提出心中的疑問，分享我自己的感動和想法……。然而，聖言若沒有人指教，怎麼能夠懂呢？好在，青年組每次查經均有道理班的講師——童大哥與寧意姐的伴讀與指導，再加上青年組靈修組長朱正暉的帶領，讓本讀經班的靈修品質絕屬上品！

在生活上，讀經班中的每位成員也是相互扶持，彼此打氣的。這近兩年的日子中，有悲、有喜，有歡笑、有淚滴。我們經歷了年輕生命殞落的悲痛，也慶賀著締結良緣，與迎接新生命誕生的喜悅；我們一同參與教會活動的服事，也不定期的與三五好友相邀聚。

您的年齡界於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嗎？您在尋找讀經團體嗎？您希望能夠認識更多與您相近年齡，且說相同語言的青年教友嗎？聖嬰基督團，熱誠歡迎您的加入！我們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在童大哥和寧意姐家相聚，渴望聽取您對聖經的見證和分享。在這旅途中的教會，讓我們能夠互相扶持，並加油打氣吧！期待您的參與！



## 攀登山峰

劉其祥神父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信德年四旬期的文告中，引用「我們認識了，且相信了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若壹四16）」，而提出文告的主旨：「相信仁愛便激發愛德。」並指信德與愛德有相連不可分的關係；且形容信德，如同基督徒的生活在於不斷攀登山峰，去會見天主，為能帶著從天主那裡所吸取的愛與力量下山，好能以天主自己的愛服事我們的弟兄姊妹，



並引證瑪利亞的信德和瑪爾大的愛德共存互補(路十38-42)，強調與天主的關係必須永遠排為第一。

文告中的「攀登山峰」啟發我深深的感觸，讓我想起，聖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和生活中，強調信德(參迦三1-29)，也強調愛德(參格前十三1-13)；當他強調信德時，似乎忽視了愛德，當他強調愛德時，又好像信德沒有那麼重要！

我也回憶起他的，「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我現今在肉身內生活，是生活在對天主子的信仰內；他愛了我，且為我捨棄了[自己]」(迦二20-21、24)這裡似乎清楚的指出，聖保祿是由於他對天主子強烈的、活生生的信德，才產生了他的愛德；「如果我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九16)

聖保祿宗徒形容基督徒與基督因信德和愛



115位樞機主教在3月13日下午選出普世教會第266任教宗。新教宗本名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裏奧(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穌會

士，現年76歲，生於阿根廷，取名號為方濟一世。教宗方濟在講話中，解釋他選擇以亞西西的方濟為名號的理由，因為他希望這是一個為了窮人、維護和平、悉心看顧受造界的教會。

教宗說：「不要忘記窮人！這句話就這麼回蕩著：窮人！窮人！我馬上聯想到和窮人攸關的亞西西聖方濟，接著我又想到戰爭，而方濟是一位和平者……當時開票程式還在進行，直到最後所有選票都開出為止。如此，這個名字就在我心中出現了：亞西西的方濟。一個喜愛並看顧受造界的貧窮者與和平者。我們目前和受造界的關係並不是太好，不是嗎？他是一個教導我們和平精神的貧窮者……我多麼希望這是一個為了窮人服務的教會啊！」

德成為一個神妙的、美麗的「奧體」。基督是頭，基督徒是肢體，如同身體，每一肢體都有它的任務，都重要，都寶貴；各盡其職，相輔相存，放射出信德與愛德的光輝。(羅十二5、格前十二)

如果我們用現代的科技詞彙來解釋聖保祿的「基督的奧體」所含蓋的信德與愛德，則信德有如電腦的硬體，愛德有如電腦的軟體，也如同電腦的硬體和軟體，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耶穌不斷地攀登山峰去會見天父，把從天父那裡所吸取的愛與力量帶下山，從事祂救贖人類的工作。所以聖保祿宗徒說：「基督是我們信德的創始者、完成者。」(希十二2) 是在山上創始的，而且也是在山上完成的！

甫退榮休的教宗本篤十六世所倡導的「信德年」，就是提醒、激發我們重視並積極地投入「攀登山峰」的活動……！

## 向耶穌求恩典

雷亨利

我很高興有機會參加天主教再慕道，雖然身為華人，我卻不懂華語而祇懂廣東話，但在字裡行間也學到不少的福音，使我能夠溫故知新。有一次在聖言分享結束前，主持人邀請大家滿懷信心地向耶穌求恩，並發給每人一張小字條，請大家記下這項祈求，在生活中繼續祈禱並等候天主的眷顧，並找機會分享這恩典。因此，我和大家分享我這個經驗。

「和平」是我向耶穌祈求的恩典，希望人能和睦相處，受到平等待遇，這是一件世上最有福的事情。美國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個夢想」，提出強力且有說服力的願景，他希望黑人與白人間有一天能和平且平等共存。瑪竇福音第五章九節記載耶穌山中聖訓真福八端其中一則：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一樣米養百樣人，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

但是壞人也都是人，希望好人盡可能感化他們，從而使他們能夠放下屠刀歸依天父，給予他們機會能夠再次融合於社會中，與我們大家一同和平共處。瑪竇第九章<sup>12</sup>節，耶穌召選稅吏瑪竇為徒，有些人認為耶穌不該和罪人來往，耶穌卻說：「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你們去研究一下【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是什麼意思；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來召罪人。」

若望第八章<sup>12</sup>節，耶穌向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路加第一章<sup>78-79</sup>節，若翰誕生時，他的父親匝加利亞充滿了聖神，預言救主即將到來：「這是出於我們天主的慈懷，使旭日由高天向我們照耀，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並引我們的腳步，走向和平的道路。」

我們在彌撒中也有這個禮節：請大家互祝

平安。故此，我們可知道大家的和平握手是何等的重要。路加第十章<sup>5</sup>節，耶穌派遣七十二門徒傳教，耶穌說：你們不論進了那一家，先說：「願這一家平安！」那裡如有和平之子，你們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否則，仍歸於你們。俗世間的各國君王使節都重視和平共享福利及避免戰爭的再次發生。近來就是為了釣魚島的爭議問題，中國，台灣，美國，日本都忙著籌劃和平的協議來避免再次出現生靈塗炭的戰爭。

路加第十四章<sup>31-33</sup>節，做耶穌門徒的條件。耶穌說，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那有不先坐下運籌一下，能否以一萬人，去抵抗那領著兩萬來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國王離得尚遠的時候，派遣使節去求和平的條款。我們應要珍惜和平的恩典，共享和平的福樂，直到永遠。路加第十九章<sup>38</sup>節，耶穌榮進耶路撒冷，「因上主之名而

來的君王，應受讚頌！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天。」請問有誰願意處於不和平情景下的戰亂生活當中呢？但是世人之間的誤會或個人固執主見，可能會導致互相對抗的局勢或不公平的對待。

近日我兒就是在加州羅省核桃市聖安東尼書院Mt.SAC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陷入了一個被冤枉又無助的情景下。試問一個窮苦的書院初學者又怎能對抗一些不負責任的掌權人？事情是這樣的：我兒在書院的電腦班中勤奮好學，應得甲級評分A，卻因為老師的疏忽指導下無知地參加了一個課外學分考試 Credit by Exam，而導致我兒在這班中得到一個無理的退學評分W。硬把我兒的總平均分GPA被拉低，及導致我兒部份獎學金受到追償還款的處境。雖然老師在書院網絡的電子信函中已道歉其疏忽，但把其責任推到學歷登記處的不受理，而我兒亦在會面中受到學

歷登記處長以「我無權能給予幫助」的無助答覆。為父的我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但卻被校方以家長不是學生而無權過問作為藉口拒之門外。

願主祝福世人平安，盼望全能的天主眷顧我兒，藉著天主的公正引導掌權人，及因天主的庇佑引領貴人助我兒挽回他應得的學分。為免一個勤奮學習的青年學生因為此類不公平的事情變得沮喪萬分，而影響他的一生。因為這個學歷總平均分GPA在美國的教育制度下是終生受到影響的。（註：得知亨利家人的遭遇，當下我們即刻虔誠地一起禱求，很快地又收到亨利如下的訊息）多謝天主之助佑，多謝大家的關心。我剛收到我兒的電郵，折騰了一個多月不斷的申訴後，我兒的學分終於得到了圓滿的答覆，GPA已得到改正了。接著的事就是我兒寫信到助學基金會撤銷其退款罰金便是了。平等、和平確實是我向耶

耶穌祈求的恩典，願世上沒有爭鬥，大家能夠和平共處確是一個幸福的恩典。



## 我是你的慈父

——滿而溢神父

編輯組

三月九日鄰近各堂的兄弟姐妹與我們齊聚在本堂——羅蘭崗天主堂參加四旬期避靜，這次神師為滿而溢神父。準時步入教室神父已先來到，教室的椅子也已重新佈置完畢。有對年輕夫婦早已為年幼的孩子安排臨時褫姆，雙雙來到，但先生前一晚扭傷了腳，忍著傷痛還在冰敷的腳，即便帶傷也不能稍減他們參與四旬期避靜的熱切。

孩子的行為，在天主——我們的父親面前告別人的罪。可是我們都是天主獨一無二的寶貝，審判的時間尚未來到。耶穌來為拯救，在世界末日耶穌將再度來臨。審判確有那麼一天，祂一定來，但不是現在。

有一位身材短小的稅吏匝凱，他沒有想能接近耶穌這位人人前呼後擁的名人，只是出於好奇而爬上一棵野桑樹，想從樹上更清楚地看耶穌經過。沒想到耶穌來到樹下停步了，抬頭呼喚他快下來，因為耶穌要到他家中作客。匝凱喜從天降，差些兒沒從樹上滾下來，趕緊回家準備款待貴客。在眾人眼中的罪人卻受到耶穌的青睞，匝凱深受感動。席間，他主動向耶穌提出若他曾經誣騙別人的錢願作四倍的賠償。匝凱的幡然悔改是因為耶穌無條件的愛令他感覺罪過被赦免。當人和天主有了相遇的經驗，一次的接近就能使人改變，因為是聖神的工作，不論這人原來的狀

神父扼要地說明四旬期的精神，在聖經中四十天真正的意思是「有足夠的時間」，在四旬期我們用足夠的時間聆聽，反覆思想天主的啟示，反省我們的信仰生活。這次神父運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作題材，並說明「蕩子的比喻」這個名稱是聖經的編輯為了大家查詢方便而加入的，但耶穌講這個比喻的核心不是蕩子，不在於人犯了什麼罪，耶穌要說出令人驚訝的，天主怎麼這麼仁慈？！

路15:1「眾稅吏及罪人們都來接近耶穌，為聽他講道。」神父說，我們會認為壞人不願接近天主，但這裡給我們的訊息卻不然，罪人並不逃避天主躲在暗處怕見光明，相反地，他們喜歡聽耶穌講道，接近祂，罪人來就光明。

法利塞人在當時所代表的是一群熱心的教友，天天遵守規誡，他們遠離罪人，憑外表論斷人的罪，被稱作兄弟的審判者。猶如小況或身分如何，耶穌來潔淨罪人。當祂來到，我們看見祂便知道自己的罪。我們的確擔不起請祂來，但祂不請自來，我們不怕請祂進來，因為我知道祂愛我，我會沒事。一旦得到這樣的奇異恩典，我們要去傳給人。

和好聖事幫助人反省自己的罪，有力量拒絕魔鬼的誘惑。天主要人作神，就是作祂的義子義女，人雖沒有這樣的野心，但天主對待我們卻有愛心。我們感覺自卑罪惡，但天主說，你仍是我的孩子。天主的仁慈並不威脅人悔改，我們誠懇地領受和好聖事，因愛天主而為自己的罪深感抱歉。和好聖事的要​​求：「不再犯罪」，這不是威脅而是鼓勵。天主要人作神，如神一樣能寬恕。寬恕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我們承認自己作不到，但耶穌許諾護慰者聖神，由上而來的力量，幫助人有勇氣回到父家。

有個廣播劇情是母親與第二天將遭行刑的兒子作最後的會面，母親對孩子說：「在媽媽心目中，你一直是我的好孩子。」母親所表達的是，不論你犯了多大的錯，你沒有失去媽媽的愛，母親的話恢復了孩子的尊嚴。

蕩子比喻中小兒子淪落到放豬：恨不能拿豬吃的豆莢來果腹，表示他的墮落和低下，被罪困住，成為罪的奴隸。人墮落到了最低下的時候，唯一的可能是一「往上」。但有些人卻沒這種機會，他們的處境悲慘需要我們的祈禱。若以「報應」來指責犯錯的人絕不是天主慈父的心。吸毒或上癮的人很難停止，人不是酒精、毒品、賭博的對手，唯有回到神那裡。比喻中的蕩子羨慕豬，羨慕豬食，這時他在作比較反省，並在心中作出決定：我要回到父親那裡。他承認自己不配再作兒子。悔改的過程是聖神的活動，聖神陪同罪人，改變他的心意，幫助人回到父家。

啤酒澆在頭上來強調啤酒的新鮮。當下教會內最新鮮的，正是復活節剛領洗的新教友。這些新加入的主內弟兄姊妹與經歷四旬期守齋、刻苦、行愛德的老教友們，全都因耶穌基督的苦難與復活與祂同死同生，在耶穌基督內成了新造的人。經常我們被神長們提醒，每個教友都有分於天主福傳的使命，但也常聽到新領洗的弟兄姊妹吐露不知如何做福傳的感慨。這幾年在我們團體裡新領洗的教友，他們中多數繼續回到慕道班為下一年的新朋友服務；也有的成立基督信團，有的每主日彌撒前後做接待服務，加入聖母軍工作團員，甚至擔當起堂區事務或文宣的負責人等；，成為名符其實的教會生力軍。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其實福傳並不難，並不需要懂很多神學道理，只需掌握幾個要點，也可好好的為福傳盡份力。

創世紀中，天主造人把人安置在樂園中，趁著晚涼天主來和人一起散步，這個描述啟示我們一個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樂園中有蛇的誘惑，領受和好聖事使人拒絕蛇的誘惑，回復到領洗的潔淨狀態，因為我們處在一個天主、人、蛇的三角關係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悔改，選離罪惡，請求寬恕，和天主和近人重新和好。



## 新酒新皮囊

小雷

記得幾年前電視上有個廣告，一位流行歌手大唱搖滾歌曲，突然停下來，以臺語大聲問大家什麼最青（新鮮），然後將一罐臺灣

一·經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能說服別人相信我們的信仰有多好，最好的方法就是活出來。一個歡歡喜喜的生命，不用言語，都能引人注意。

二·參與教會——彌撒是我們信仰的重心，天主臨在於我們的共融之中。堅守彌撒聖事，就是福傳的開始。

三·關懷並參與家庭、工作及社區服務——讓人感受到我們生命的轉變，是信仰的最有效見證。誠心祈禱天主賜我們更新的生命，讓我們每天活出喜悅的生命。

就像啤酒必須常保攝氏八度，倒入杯中時，讓泡沫浮在表面隔絕空氣以減少苦味。我們也需藉祈禱與天主連線，藉讀經時時充電，讓每天的生活存在基督內，就像啤酒泡沫隔絕空氣，我們的心神也隔絕來自世俗的誘惑，使生命發出如啤酒的甘醇，而非苦味。

## 新書介紹

### 祈禱三階段，從相識到相愛



祈禱3階段：  
從相識到相愛  
作者：多瑪斯·  
格林  
譯者：姜川  
出版社：光啟文  
化事業

編輯組

「祈禱三階段」是格林神父的遺作。當這本書英文版問世時，他已回歸天家。神父以他個人和靈修輔導的經驗，將祈禱生活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認識「天主是誰」及「我是誰」  
第二階段，體驗天主，即在祈禱中感受天主的臨在。

第三階段「真正相愛」，被天主轉化——聖化。

第一階段——認識天主及自己

祈禱是對天主的開放。心神開放包括理智、情感、情緒和意志；在愛中與天主相遇。

「自我認知」就是真誠地面對自我，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與天主相遇。自我認知的三種方法：補贖、和好聖事、良心省察。

補贖是走向淨化的一個方法，而非目的。天主本身並不會在我的補贖中得到享受，也不會計較它。守齋並沒有偉大的內在價值，它是意志的訓練。選擇對自己有挑戰性的補贖能幫助我們克制本能的欲望，而不會對生活中的每一個刺激給予立即的回應。

省察是回顧天主如何藉著當天發生的事對我說話？如何藉由與他人的衝突來對我說話？如何透過街上的乞丐和盲人來對我說話？

天主說了甚麼？只有當我們問過上述的問題後，才能繼續問：「我是如何回應的？」因此，省察必須是回顧天主所說的，以及回顧我的回應。當我反省自己的缺失，不是那以法律標準來衡量的缺失，而是我忽略去回

第一種定義在祈禱乾枯時能幫助我們即便無法感受到天主的臨在，但心神仍然是開放的。但其不足之處在於過多專注在我的所做；祈禱是一種相遇，是天主與我之間的互動。相遇不靠技巧，即使對教義、神學有很好的基礎，或者廣讀現代靈修書籍，也不足以將一個人塑造成一位祈禱者。只要單純地用心反思自己對天主所說的話，也可以有很好的祈禱生活。人在祈禱時，最大的困難往往是學習聆聽，守靜默。

技巧不是祈禱，而是去認識天主的方法。幫助我們進入祈禱的三種技巧：安靜、淨化與默想

「守靜」是聆聽的開始，瑜珈、打禪、誦念〈耶穌禱文〉這些方式都能幫助我們安靜。輕音樂、漫步等也對守靜有幫助。安靜是幫助自己準備聆聽的態度。

應天主今天對我說的話。我們不僅要敏於自己的回應，也要對天主「如何」說話抱持敏感。

和好聖事是關於我們與天主和罪的關係，不能只是將罪視為一種惡意，它也是一種疾病。我們生命中有兩種罪：當心有惡念時，我們需要去修和、被寬恕；但罪惡是一種疾病或軟弱時，我們不是去修和，而是去獲得治癒。如聖保祿在《羅馬人書》第七章中所說：「我所願意的，我偏不做；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卻去做。」

良心省察和告解都應專注在「天主說了甚麼」和「我如何回應祂」。我雖不需要因為懷有不好的心思而深感罪惡，但我應時時謙遜地面對自己，對某些是無能改善的事實，我需要不斷地仰賴上主的恩典來彌補自己的能力不足。

除了安靜和淨化外，我們需要在祈禱內認識天主。認識是一門欣賞的學問，也就是去欣賞天主是誰。這是我們為何閱讀和研究聖經的緣故。在祈禱的初步階段，正在培養一個欣賞天主真正是誰的品味。

第二階段——從相識到相愛，從相信天主這位神的存在，但缺乏與祂有直接的個人經驗。雖然許多人相信有神，但天主並沒有真正在他們的生活扮演多大的角色。天主依然是「祂」。另一種是主僕的關係。若望福音中，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說：「我不再稱呼你們為僕人而是朋友了。」我相信耶穌在這所說的對比了兩種盟約：《舊約》的主僕關係以及《新約》的朋友關係。

稱呼別人為「你」，意謂著友誼已經結出了果實。就祈禱生活而言，這些稱呼表達了一個過程，這過程可以透露出我們內在生活的不同階段：透過從「祂」到「您」到「最

親愛的」，帶領一個人與天主建立更深的關係。一旦天主真實地融入我的生命，或多或少，祈禱就變得更被動而非主動。那一位在我的生命中已經變得真實和活躍。

第三階段——從愛到真正地愛

在真誠的祈禱生命中，天主在不期待的時候就來到了，或者當我不希望天主出現的時候他卻來了，我因而發現自己無法掌控局面。我們會發現適用於昨天的祈禱方式在今天不一定有效。

默觀：淨化轉化

在淨化轉化的過程中，每日的良心省察不是去評估我自己，而是以天主的眼光認識我自己。去發現天主如何看待我一天的生活與工作——問問天主，他們是否如天主眼中一樣的認識自己。從說話到聆聽的轉變，是一種淨化轉化的過程。淨化是一個消極的層面，如同將花盆清理乾淨。轉化是一個積極的層


面，即在花盆裡重新植入新的土。靈修的旅程中，淨化轉化兩者相輔相成。

默觀：聖化

在祈禱生命中，最大的功課就是學習放手什麼也不做，或是在計畫不周時，學習彈性地生活——好似在沒有救生筏的情況下，學會在天主的海洋中與祂同在。所有生命的救生筏都是一個障礙：當然，如果我們需要用它來提供安全感，也不成問題。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救生筏上，就不能學會在天主內徜徉。

我們的祈禱已經成為第五部福音，當我們開始更重視擁有與主的愛勝於成為很有聖德的人時，我們才能說，我已經開始一種真實關係的體驗——即無私地把天主的喜樂帶給他人，而非滿足自己的渴望和需要。



  
北美地區第廿屆華語基督活力運動實習班將訂於五月卅日至六月二日在德州休士頓附近 Dickinson 的 Christian Renewal Center 舉辦，邀請教友們參與這個有助信仰生活成長的活動，也懇請活力員參與服務行列。有意聯絡電話：徐冠中弟兄 (713) 822-8985

各位親愛的活力兄弟姊妹們：

想像我們是在兩千年前耶穌的時代，提著燈等候新郎的童女。沒有電燈、手錶，一片漆黑根本不知道現在是幾點，耐心地等候、專注地保護著手上的油燈，不要滅了。基督就是那位新郎，那幾天你認出了祂嗎？祂來了嗎？

實習班的三天裡節目緊湊，一個接一個，像打仗一樣。這不正像我們在世上的生活，永遠不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每一個

perfectly!” Suddenly, I felt the urge to speak the words that I had spoken to Our Lady, “Please open my heart so I may see with my heart the love Thou have shown me.” “That is it?” Sofia said, “What took you so many days to say those few words?” Truthfully, I have no idea.

Strangely, our dear friend who is always elegant and soft spoken, started to talk about her late husband who had passed almost exactly a year ago. She had never spoken about him openly since his passing and though she said she was fine, we could see the emotions that she was holding inside were taking a toll on her physically. She hyperventilated a few times but she insisted on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She spoke all night about her late husband, things that we all knew and things that we did not know. We listened as she talked about things she never talked about and things that she always wanted to talk about but could not. Two nights later, all three of us met at a local Starbucks and she talked until the café closed. In the parking lot, Sofia asked her how she felt and what made her finally open up to us. Our dear friend said she felt relieved, and the words of Our Lady and the words I have said to Our Lady had somehow encouraged her to release her emotions. From what I have heard, she is now doing much better, happy and healthy.

This experience truly touched me. The fact that the Holy Mother Mary revealed in a form that I had never seen or even heard of, and it was incredible when I found out the meaning of her words and gesture. What was even more phenomenal was the effect of her words on our dear friend in mourning. The spiritual healing effect on her was nearly instant! As for the red robe of Our Lady, it is said that St. Luke personally painted the icon of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on the Holy Family’s dining table. At the time, blue dye was extremely expensive because the color was made from ground gemstone called ultramarine which was many times more expensive than gold. Therefore, blue or purple dye was reserved for royalty and not worn by the Virgin Mary. Later on, from the Middle Ages onward, the Virgin Mary is depicted in art wearing blue because she was deemed by the early church as being very special indeed.

Albert Einstein once said, “Coincidence is God’s way of being anonymous.” But when a series of ‘coincidences’ created events and signs that are so obviously related, they are positively intended as ‘plans’! But one may ask, by whom? Who made the ‘coincidences’ that made you and me, the same ‘coincidences’ that made a baby male and another female, the same ‘coincidences’ that made every animal, plants, rock, water, air, earth, planets, galaxies, and the universe. As us human beings start to understand there is an interfering force in our lives bu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conventional science, some call it coincidence, luck, quantum mechanics, or dark energy etc. I call it God’s will.

On the night Sofia recognized Our Lady’s icon, after we returned home, she told me the closest Catholic Church to our new home is only one mile away, and it is named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Church. By then ‘coincidences’ no longer surprised me. I simply chuckled and said to myself, “Yes, I hear Thee.”

Spirituality and faith are hard concepts to grasp and impossible to see. But when you “open your heart so you may see with your heart the love God have shown you”, the signs are everywhere. Follow it, towards the path of life that leads to the fullness of God’s presence of everlasting life.

## 謝啟

得益受惠人 五百元  
EARL CHAI 一百元  
于淑華 三十元  
RAYMOND CHOR-KUEN LAU

黃慧玲 一百元  
張世琪 一百元  
廿五元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節目都有人悉心策劃，精算過才決定的，就像德訓篇第三章所言：「事事有天主安排！」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你们能被主的愛碰觸、吸引，深深地愛上基督。我們越能「放下」，就越能發現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為我們安排、帶領。

祝大家活力滿滿，為做主工！

蕭莉莉敬上



## 文字福傳

『野聲』是聯繫感情、激勵信仰的工具，也是介紹團體，報告新知，分享見證的園地。本刊竭誠歡迎同道投稿，並廣為傳閱。我們也樂意將『野聲』當成一份禮物，寄達各位的手中，讓『野聲』在交流的情況下，充份證實信仰的力量。敬請同意編輯得作必要的修改。

來稿請註明：For Chinese Angels' Voice

信封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f SEAS

Attn: Deacon Peter Chu

郵寄地址：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Email Address: angelsvoiceaccount@gmail.com



# LADY IN RED

James 'Luke' Chuang

Being a man of science and the medical academic, spirituality and faith are hard concepts to grasp. I was born in Taipei, Taiwan. My family immigrated to the US when I was eleven, in the fifth grade. All was well but from 2002 to 2004 I lost all my immediate family due to various illnesses in Taiwan, and when I returned to Taiwan to tend to their funerals, while still adjusting from reverse culture shock, I found out my step-mother in the US and her relatives in Taiwan had taken everything from my father's accounts and my trust funds. I dropped out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medical school and became homeless in Taiwan overnight. I lost everyone in my family and if anyone were to ask if I believed that God will provide, they had better run fast. Needless to say I had tons of anger and no faith; I was a loose cannon. Fortunately I kept in touch with a few elementary school classmates from Taiwan, and that kept me from becoming the six-o'clock News. One of my classmates is Sofia and she had lost her father in 2001 to cancer. I was in Chicago at the time when Sofia wa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I remember trying to comfort her over ICQ and emails; little did I know a few years later the table would be turned. I knew she is a Catholic but she never preached to me, she merely listened, laughed, and cried with me. She tamed my rage. In 2007 I married Sofia and we moved to California.

Being a devoted Catholic, Sofia attended church events and bible studies regularly, so naturally I started to get involved as well. But the catechism class did not work as well as planned. During the 2007 class, when the instructor showed a typical portrait of Jesus--fair-skinned, brunet, and big blue eyes--then asked what I thought of the painting, I drew a few surprising looks from people by saying the painting was not Middle-Eastern Jewish enough. The instructor chuckled and proceeded by asking everyone if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would be tomorrow, are we prepared to meet him in heaven? And of course he asked me, and I said, "No, not yet, I just got married." The class laughed with me, but deep down I knew I was not ready for the faith. So I discontinued the classes and left the church for good.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I left the church weeks or days before baptism. Growing up in Edina, Minnesota all of my friends are either Jewish or Lutheran, and weekend youth group evens are one of the few things to do, especially in the freezing winter months. However, when it was time for my baptism, something inevitable always prevented it. From the age of fifteen, catechism class was never the problem, but as soon as the baptism ceremony scheduled, strange things was started to happen. Sudden illnesses, allergy attacks, heavy snow/hail/thunder storms, broken down vehicles, and finally it ended with an unintentional suicide of a close friend, so I decided it was not worth the trouble. Even the Lutheran youth pastor had grown weary over the years and given up on baptizing me.

In 2012, I came back to the catechism class, and decided to be baptized. Once again the same portrait of Jesus was presented. I decided to keep my mouth shut and ride it out this year. After all, the reason I came back was for a promise I made to a darling four-year-old girl that I would be her godfather. For that, I needed to be baptized. However, keeping my mouth shut was easy but keeping my mind from running was not. I soon found myself having the

same thoughts in my head and imagine what I thought Jesus should look. Later that night, I went to bed ranting and complaining to Sofia on how much longer I would have to put up with the hour weekly commute and classes before baptism.

That night I had a vision in my sleep. I call it a vision not a dream, because I knew I was asleep and dreaming but I could not wake. A Middle-Eastern woman in a dark red robe with a square patterned golden border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Her face was olive colored and frail. Her head was tilted to the left and she was staring right into my eyes. She has these dark brown eyes and was filled with sadness but with a sense of compassion. I was lost in her gaze when I heard her spoke; it was a soft pleasant voice with a foreign dialect much likes Hebrew and Arabic combined. Her lips did not move yet I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her words. She said, "Have faith, believe, and all obstacles shall be conquered." Then she raised her right arm in a forty-five degree angle with her palm open and her fingers pointing to her left shoulder. I noticed as she raised her arm, her robe had some beaded tassels hanging and dangling. Suddenly I felt the need to speak to her as if she was expecting and waiting for me to. After I said what I wanted to say, she left in a blinding light and I was filled with the feeling best described as the warmth of joy and peace. I opened my eyes and sat up, and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I was still blinded by this magnificent light and it was still filling me with the warmth of joy and peace. Slowly, I adapted to the darkness of the room and found my wife and two cats sleeping soundly next to me. I wanted to wake her and share my joy but I decided to wait till the morning. As I lay down to sleep, emotions overwhelmed m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shed a tear of joy.

I waited two days before having the courage to tell Sofia of my vision, for I was worried that she might think I had lost my mind. I was able to tell her every last detail except what I have said to the image. For some reason I can see the words in my mind but my tongue just will not move. I finally gave up and said, "Forget it, but it was not something shallow like wishing for a blessing of good fortune." She listened tentatively to the rest of my story and said, "Are you sure it was not a ghost? I have never seen the Holy Mother Mary in red!" She is right, neither have I. For days we searched frantically in books and on the internet of the exact image to no avail, but I just could not get the image out of my mind, especially her gaze.

Five days later, when we were at the choir conductor's house for the Christmas carol rehearsal, we ran into a dear friend whom we have not seen for awhile so we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During our chat, I noticed a small icon the size of quarter in a glass cabinetry behind our friend. It was the exact image in my vision! Sofia recognized the icon and said it is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but Our Lady had always been portrayed as wearing a blue mantel, not red. Why is this icon red? Why did she appear in my dream? As I was explaining my sudden curiosity towards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and my dream to our friend, we all recognized the meaning of her words, "Have faith, believe, and all obstacles shall be conquered." And that the reason she raised her hand was to point at the child Jesus in her arm, who was missing in my dream. "She wanted you to have faith and believe in Jesus and all obstacles shall be conquered!" Our friend exclaimed, "She wanted you to find Jesus on your own and the meaning of her words! The words fit the icon